

千千憶

孟瑤

就在八一四的砲火中，閩海文壯烈犧牲，高志航捐軀爲國，劉粹剛與敵機拚了個你死我活，沈崇誨又連人帶飛機鑽進敵人的出雲艦，同學們一個個淚流滿面，踩着悲壯的進行曲，舉行了畢業典禮，參加了惜別宴，不知誰喝了酒，酩酊了。大哭大笑，都說：「真的和日本人打起來了，誰知道哪一天才是我們重聚的日子呢？」

接着，父親就把我們送到去重慶的船，那是「四行」疏送員工的，吃得也好，住得也好，滿目瀏覽的又是聞名天下的地方——三峽。一路上也不覺得長，也不覺得累，也不覺得險，就這樣到了重慶。

重慶的物價比故鄉便宜得多，川味又那麼豐腴，學校要十月才開學呢，這才好，厲家班不是正日夜上演麼？於是吃館子，看京戲，等着做大學生。

註冊了，說新生要去分校。

「分校在哪裏？」心裏有些吃驚，也不願意

「柏溪！」

「柏溪在那裏？」

「就在嘉陵江上游嘛，有二十多里地呢！」

學校用整隻整隻的大木船把我們送了去。

看見了，看見了嘉陵江，好蜿蜒秀美的嘉陵江！看見了，看見了柏溪，好曲折好幽深的柏溪，下船上坡，一步一步爬，有了幾座零落的房屋，是泥巴與竹篾片搭建的，誰見過這樣糟的房屋？心裏想。

「我們住那裏？」

「房子就蓋好！」

房子真的「就」蓋好了，牆還又濕又軟，手指輕輕一動，就可以寫一首七絕！大家却像麻雀似的，飛上飛下，挑好了自己的舖位。

「晚上沒有電燈怎麼過日子？」

學校發給每人一盞煤油燈——勾起了兒時賴在祖母懷裏的回憶。

「吃飯呢？」

餐廳大得好像走不到盡頭！每桌四菜一湯，伙食還真不算壞。但是放下筷子，看見黃昏落日在招手，忽然勾起無限鄉愁，蹣跚蹣跚地漫下石坡。到了嘉陵江邊，一個女孩子正俯身在檢石子，走過去打招呼，却見她滿臉都是淚。我問：「爲什麼？」

她輕輕地說：「想家！」

我那被吸住的眼淚，也簌簌地落了下來。

參加了幾個甄別考試，終於上課了，老師們

多半從校本部跋涉而來，潘重規老師教我國文，總是一襲長衫飄飄逸逸的。俞大綱老師教英文，她姐妹穿着最時髦，我記得那露空的涼鞋，腳趾還擦了蔻丹呢——在那個年代！孫本文老師一下滑竿，摘下帽，一張被風吹得紅撲撲的臉，前額有一道更深的橫溝，帽沿壓的，我一擡頭，總是要笑。

柏溪的生活，帶一點鄉野的寂寞，我這個在小都市長大的人，把麥子看成韭菜，慢慢地也敢黑夜繞過大操場，聽遠處的犬吠，踢腳下的鬼火，伸出手，還有與撲一兩隻繞飛的流鶯！

周末才真熱鬧，校本部的男孩子一船一船地來，想溫習一下都市文明的，又一船一船地去！

「遞漂！」

「遞漂！」

划着小船追去，立刻跳上一隻大貨船，順流而下重慶！

砲火太遙遠了，幾乎聽不見！

一年好時光，千呼萬喚也不回來的好時光！

× × × × ×

我愛松林坡！

我這個不識路的人，差不多一個月都弄不清校本部的地理，只曉得圖書館在坡頂上，那號兵

站在山頭吹起床號與熄燈號，總是淒淒涼涼地送到耳邊，總是會忍不住想起那首李益的詩：「不知何處吹蘆管，一夜征人盡望鄉！」

校本部畢竟氣象不凡，派頭可比柏溪大多了，就只論晚飯後女生宿舍前挨號找人的隊伍，有時就數不清。松林坡在月影扶疏中，盡是成對成雙的人。更令人如飲醇醪，不自覺而醉倒的，是名師們的薰染，真如置身萬花叢中，靜靜的，我們聞到了書香，沈剛伯老師上課最是瀟灑，手拿一支粉筆就來了！鬚鬚直立的頭髮，光可鑑人的皮鞋，是一有趣而難忘的對比，他從不攜帶什麼，只一次，他慢慢地從口袋裏掏出來，却是一張小小的香煙紙，就靠它在黑板上抄了點什麼。胡小石老師真稱得起是一位漂亮的老頭子，秀朗俊逸，教楚辭，教文學史。那時風流的俞珊剛嫁趙太侔不久，他忽然發起牢騷來：「俞珊是我們大家的俞珊，不是你趙某一人的俞珊！」於是哄堂！

◎芳華學海如海一已孫小橋
擻起龍門陣，底有印燈下

中史編文袖底有印燈下

生紅軍同離就請常言口口

艾調校者憶也

贈印人薛陽已君作

宗亦同言友

宗亦同言友

名教授詩詞名家盧冀野先生早年為

本文作者紀念冊題字墨跡。

忘不了盧冀野老師下領的那一撮山羊鬚，未開口就把眼睛眯成一條縫，高聲地吟哦起來：「瘦了，重加瘦，愁上加添愁，沈瘦潘瘦何日休……」

隨着書香的濃郁，日子却越過越快越艱苦，轟炸也越來越頻繁。敵機的聲音，壓迫得心臟都會麻痺；只是這羣年輕人才真是不識愁滋味，四菜一湯變成了靠醬油拌飯才能下嚥，同學們以花生米為補品，却搖頭幌腦地說：「這花生米就是有火腿味！」煤油燈變成了土蠟燭，念書時總免不了有同學打着哈哈說：「看，我的眉毛都差一點燒光了！」就這樣還是抵抗不住敵機越飛越近，防護團組成了，宗白華老師擔任團長，放下他迷人的「美學」，拿起了手杖，四處巡邏，碰着我們去山下躲藏，同學們還懶洋洋地：「我的小凳

楊柳鳴蜩綠暗

荷花日落紅酣

三十六波春水

白頭想見江南

王荊公有此美詩

吾甚愛之

宗白華題

宗白華紀念冊
白華教本為授教華白宗
者作文本為授教華白宗
。墨遺句題冊念紀

子呢？」

「我的書呢？」

「我的花生米呢？」

五三五四重慶一遍火海，我們的男生宿舍炸了，第五教室炸了，對岸的磐溪也炸了，都略有傷亡，於是救護隊成立了，卡車成隊地開往災區。敵人肆虐，我們的飛機太少了，於是義賣大會立刻人山人海，獻機運動像一片漣漪似的，從這個中心，慢慢地蕩漾了開去。

就這樣，第四年也輕易過去，我們唱着驪歌：「……忍住你痛苦的呻吟，獻出你赤子的心情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……」大家的心情才開始沉痛起來，都不知道那一天會再見？會不會再見？但是怕什麼呢？這一大學校每到畢業，就像一次春汛，奔馳的浪濤從河床中漫溢了出來，肥沃了一大片的土地！

回想那一段日子，我們總是嘻嘻哈哈的，什麼痛苦的事都被一陣笑聲壓倒！只為心裏總有着那信念：「我們必會贏得最後勝利！」老師們對這一羣滑不留手的孩子也那般有耐心，慢慢的薰磨出一片精神，那便是抗戰精神，它不但支持了我們，也昭示了下一代！只是我可尊敬的老師們呢？除剛伯師留在這裏安享晚年外，有的早已埋骨荒丘，有的則默默地在海的那一邊受着煎熬！算算看，連那一羣孩子也都已老大，搔首華髮，用這一千個回憶，化成一千個祝福。